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一回 劍擊劍棋逢敵手 好殺奸血濺僧頭

話說虬髯公與聶隱娘各駕劍光，從柳葉村追趕燕子飛，來到松針嶺上，虬髯性起，祭屠龍劍要斬子飛，替萬民除害。這屠龍劍乃仙家至寶，與黃衫客斬秦應龍祭的飛龍劍一般利害。不過飛龍劍是雙把，這屠龍劍乃是單把。虬髯公祭起空中，但見一道劍光，比雪還亮，直奔子飛腦後落將下去。子飛驚著劍遁在半空中行得甚是迅速，忽覺耳邊呼的一聲，突有一股冷氣直衝過來，心下大驚。急忙回頭一看，見是一把飛劍，銳不可當，相離只有二尺多遠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喊聲：「我命休矣。」明知欲避不及，忙把自己手中的青芙蓉劍盡著平生之力向後一抵。那屠龍劍剛剛飛到，擊個正著，但聽得當的一聲，震得四山多應。虬髯公大吃一驚，燕子飛卻因劍光晃動，在半空中站不住，身軀往下一沉，跌落地去。只跌得地轉天旋，手足無措。誰知這屠龍劍好如生著眼睛，見子飛跌下山頭，他也緊緊的往下一逼，寒光懍懍，仍從腦後劈來。子飛喊聲：「啊呀！」看身旁有株合抱不來的大樹，綠蔭匝地，碧翳參天。他就身子在地上一伏，骨碌碌滾至樹邊，想要躲他一躲。腳跟還沒有立定，但聽得震天價一聲響亮，這株樹已截為兩段，倒將下來。虧得子飛眼快，起個驚蛇入草之勢，向斜刺裡一鑽，鑽了開去，否則，幾乎壓在樹下。

聶隱娘星光之下見屠龍劍把大樹截斷，依然斬不得子飛，芳心大怒，把手中的穿虹劍也向子飛劈面祭去，恍如一道長虹。子飛一眼瞥見，暗想：「一把劍尚難抵敵，怎禁得再添一把，看來今夜必定有些不妙。」無可奈何，惟有仗著芙蓉劍的利害，或可保全性命。急忙定一定神，看穿虹劍來得切近，舉劍向他盡力一迎，且喜竟又磕了開去。正想乘勢飛逃，豈知腦後的屠龍劍又直刺過來，子飛因又回轉身擊劍抵禦。一霎時，三把仙劍叮叮噹噹，在山頂上擊個不住。只因這青芙蓉劍在五花劍中最是鋒利，燕子飛的手腳又甚活潑，所以屠龍、穿虹二劍，竟難取勝。約有半個時辰，燕子飛雖抵敵得氣喘吁吁，渾身是汗，卻仍腳步不亂，心下不慌。虬髯、隱娘大為詫異。

其時已是五更轉過，天色漸明。這松針嶺本來不是荒山，只要天光一亮，就有行人來往。遠遠聽山腳下有腳步聲音，乃是十數個賣菜鄉人，挑著菜擔，打從此處經過，要到山陰縣去趕做早市。子飛見了，情急計生，急把芙蓉劍使個五花蓋頂之勢，護住了上二路，那身子往下一蹲，兩隻腳往山下一跳，名為飛虎離山，足足跳有十丈高低，落在眾鄉人的面前，大喊一聲：「救命！」眾鄉人見山上落下一個人來，各人嚇了一跳，一個個停下菜擔，忙問：「為了怎麼事情？」子飛答道：「在下是臨安人，昨日來此探親，貪趕路途，不料在這山上遇見一男一女兩個強盜，搶去我的包裹行囊，尚要傷我性命。幸我幼時也曾從師學過武藝，與他在山頂上殺了多時，未曾被害。且喜眾位到此，那兩個強盜方才住手，我就乘勢逃下山來，尚望眾位見憐，幫我前去拿盜，好與地方除害，並索還我的包裹行囊。」眾鄉人聞言，大驚道：「這裡松針嶺向來並無歹人，那裡來的強盜，現在何方？快與我等說知，一同前去送官。」燕子飛將手向山上一指，道：「在山頂上站著的一個老頭兒、一個女子，這不是麼？」眾人抬頭一望，曉色朦朧中果見有男女二人站在山峰上面，手中且有雪亮的兩口寶劍，照得山下冷氣森森，齊喝一聲：「果然有盜，我等快快拿人。」一齊擁上山來。

虬髯、隱娘見燕子飛跳下山去，本來仍要飛劍斬他。因見山下人多，天光尚未大明，望下去不甚清楚，恐怕誤傷旁人，故把仙劍一收，立在山峰之上，要想追下山來，再作區處。不提防眾鄉人被燕子飛所愚，一哄上山。隱娘尚待分辨幾句，虬髯公見若輩皆是粗人，說也無益，任他們走近身旁，始高聲喝道：「列位不必動手。我兩人算是強盜，你們要拿去見官，任憑你們。但這矮小子也不是個好人，必須你們把他也捆住了，我二人就情願聽列位怎樣。否則，休來管這閒事。」眾鄉人笑道：「他的行李衣包多被你二人劫了，還說他不是好人，真是豈有此理。休得多言，快快隨我們見縣太爺去。」口說著話，一個個摩拳擦掌要想拿人。虬髯公見這班人甚是懵懂，哈哈笑道：「你們不信老夫的話，今日不把這人拿住，日後管教你一縣不安。這也是死生有命，姑且容他再活幾時，我兩人暫時去也。」說罷，把劍一晃，已去得無影無蹤。隱娘見虬髯已去，也架劍遁起在空中，說聲：「我把你這班不曉事的鄉人，留下禍根，管教你們受累不淺。」道言未了，人已不知去向。眾鄉人見所未見，只嚇得目瞪口呆，多說：「原來不是強盜，乃是真仙。」紛紛跪地磕頭。

燕子飛見眾人多在向空禮拜，暗想：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輕輕的也把仙劍一搖，架起劍光向東而去。眾鄉人叩頭已畢，正要尋他說話之時，誰知也不見了。大家又是一呆，在四山裡搜了一回，搜不出來。又說：「這一個諒來是個妖怪，不知犯了怎麼天條，所以仙人定要殺他，卻被我們無端放走，真正是這妖怪的造化。」你也一言，我也一句，不倫不類的議論多時。直至日上三竿，方才過山趕集而去。我且不提。

再說燕子飛僥倖得脫虎口，離了松針嶺向東而行。約有二里多路，腹中饑餓，身體也覺疲軟異常，須得尋所宿店，吃些點膳養息養息精神方好。遂把劍光收住，落下塵埃，問一問路上行人：「此處是怎麼所在？」原來是山陰縣北門外大街。這街名叫做三岔道，共有三條岔路。往南是山陰縣的北門，相離約有五里之遙。往東有座高山，名九折岩，十分險惡，離此只有三里多路。往西就是方才來的那松針嶺，獨有往南是一條大河，並無去路。燕子飛找了一所安寓客商的飯鋪，問店主人要些早飯吃了，推說行路辛苦，身子有些不好，閉上房門，倒頭便睡。

直到天將傍晚，方始起身，呆呆的坐在房中，想起昨夜之事，真是好險：「那老頭兒與一女子不知究是何人，薛飛霞如何未死，看他舉動似乎學得一身武藝，故此打他身旁經過，他敢仗劍來砍，這劍且甚鋒利。那與飛霞同立一處的年少之人，不知是否即文雲龍，看他腰懸寶劍，必定也是一個慣家。」又想到：「烏天霸死得淒慘，不知究喪何人之手，真是令人難解，未知何日方能替他報得此仇。」思來想去了一回，聽店小二來叩門，同道：「客人睡醒了沒有，身體可好，午飯未曾用過，可要用些晚飯？」子飛開了房門，答稱：「略略好些，你拿夜飯來罷。」店小二答應自去。少頃，端上酒飯，又點了一雙燈兒，服侍子飛吃過，收拾杯盤，囑聲：「火燭小心，熄燈而睡。」子飛回說：「曉得。」依舊拴上了門，將燈吹滅，要想上牀再睡。無奈白天裡已睡足了，覆去翻來，不能成寐。聽街上邊人聲漸寂，已是戌末亥初時候。子飛再睡不住，起身走至窗前，暗想：「昨夜在柳葉村採花未成，連金銀也沒有取過一錠，何不趁此夜靜無人，出外走走，順便取些財物回來，有何不可。」主意一定，取了芙蓉劍，輕輕把窗子開了，跳上屋簷，將腳尖鉤住簷頭，扭轉身軀，仍把窗子閉好，方才灑開大步，揀著房廊稠密的地方走去。誰知走了二三百間門面，多是些小本經紀的店家，並無一所絕大行號，絕大富戶，暗想：「這條街上如何這般貧苦，反不及那柳葉村中。」因一步懶似一步的走了回來。若說這三岔道既是一條往來大路，那得並無大戶巨商。只因子飛初到此間，不諳路徑。出了店房往南而行，南邊是一條大河，並無去路，自然比不得東西北三面熱鬧。後從南首折回，信著腳步往北行去，漸見街面房屋有些象樣起來。又走了二百多家門面，見有一所兩間店面的花米行兒，一共是兩進房屋。看來前邊是店，後面乃是住宅。子飛遂立定了腳四下一瞧，正想下手。忽聽得東壁廂撲的一聲，一眼望去，見隱隱跳上一個人來，疑心是隔夜那個鬚鬚老者，心上一驚，急忙拔劍在手，將身一晃，跳將過去看個仔細。

那知卻是一個和尚，身軀肥胖，年約二十有餘。身旁一件元色稠密門鈕釘的小袖僧衣，頭上邊戴一頂元布僧帽，足下薄底僧鞋，腰間插著一口戒刀，手中拿著一個小小包兒，包的像是衣服，在屋面上輕輕一跳，跳下地去。子飛暗暗喝聲：「詫異。」跟著他也跳下屋來。只因聲息全無，和尚未曾覺得。看他興匆匆走至側首一間臥房，輕起指頭在門上彈了兩響，裡邊走出一個絕色婦人。年在二十以內，散披著一件半舊不新的天藍小襖，下身裙也不束，只穿一條淡紅褲兒，足上穿的乃是睡鞋，行動時寂無聲響。見了和尚，眉花眼笑，手攬手兒一同進房。子飛才知道這孽僧與那婦人乃是預先約會著的：「但這婦人年紀尚輕，不知家中還有何人，如何這般大膽，何不把那孽僧驚走，下去採花。雖比不得薛飛霞美貌無雙，卻與昨夜柳葉村的女子倒也不相上下。」想罷，把

手在房門上一拍，低低喊聲：「捉奸。」裡邊那個和尚，本來尚還未睡，聽得外面有聲，急掣戒刀在手，一個箭步搶出房來。那女子也不知是怎麼人在外呼喊，只嚇得軟做一堆，任著和尚出去。

子飛見房門開動，急把身子一偏，意欲讓他逃走，不提防這和尚甚是眼快，跳出房來，手起刀落，向著子飛肩上就是一刀。子飛忽往斜刺裡一躲，砍了個空，身子往前一磕。子飛抽這空兒，拍的往著房內跳去。和尚見了，收回戒刀，翻身又追進房來。那婦人見進房的是個面生之人，並不是家中男子，又見手持兵器，不知為了何事，戰兢兢的喊聲：「是誰？」燕子飛搶行一步，走近身旁，急伸左手把他的口掩住。一面看那和尚奔回房中，走得切近，右手起劍，對著頂門一晃，寒光逼人，竟把和尚的眼睛耀得睜不開來，想舉戒刀刺時，已被子飛兜頭一劍，把一顆又光又大的頭顱劈成兩片，鮮血橫飛，死於地下。子飛恐他倒地有聲，忽把劍尖挑起屍身，輕輕向外一腳，踢出庭心之內，那庭中滿地是草，軟綿綿的毫無聲響。最奇的是那把戒刀尚在手中，未曾墜下，可見仙劍殺人之利。

子飛既把和尚劈死，那婦人只嚇得身軀亂抖，跪在塵埃連呼：「饒命。」子飛收了寶劍，把手一招，附耳說聲：「不要聲張，我且問你，這個孽僧叫怎名字？在那所寺中掛單？與人往來已有幾時？你家姓甚？還有何人？」那婦人答道：「此僧名喚性空，在近處鐵佛寺出家，自幼精通拳棒，自稱為生鐵佛，在此往來未滿一月，乃由燒香而起。我家姓賈，母族刁氏，丈夫名仁，家中尚有正室，並無兒女，開設花米行為生。此是句句真言。好漢饒了我的命罷。」子飛道：「原來這樣。若要饒你，卻也不難，只要依我一事。」刁氏道：「依你怎事？」子飛涎著臉道：「這事何消說得。如今沒頭髮的死了，有俺有頭髮的在此，依舊瞞著你的丈夫，每夜長來長往，你的意下如何？」那刁氏本來是個人盡可夫楊花水性的人，自從嫁了賈仁，雖然有吃有穿，因他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，並且不時住在大婦房中，心上甚是不樂，背地裡不知偷過多少漢子。今見燕子飛這般說話，燈光下把他仔細一瞧，雖然生得身材瘦小，喜的是年紀尚輕，因半推半就的答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你今夜把性空殺死，滿房鮮血，屍身又拋在庭中，明日被丈夫及家下人見了，如何是好？須得想個法兒把他屍首收拾起了，方可任憑於你。」燕子飛見他答應，心下大喜，低聲答：「這又何難。你將房中血跡揩抹，待俺把那屍首背他出去，拋棄荒郊，這就完了。只要你有心向我，萬事你休害怕。」說罷，把燈光剔亮，先令刁氏尋些破布，覓些水來衝抹血痕。自己跳至庭中，把性空的屍身背在背上，戒刀撇在一旁，說聲：「我去去就來。」兩足一登，跳上屋簷，如飛出外。

刁氏果然息心靜氣把滿地的鮮血抹淨，細想：「此人是誰，竟有這般本領？生鐵佛何等強壯，何等英雄，不料死在他手，再來時必須問他一個名姓。」但見房門一動，子飛早已回來。」刁氏先問：「棄屍何處？怎的去得甚快？」子飛道：「棄在西首二、三里路遠近的一座荒山之中。這山七曲八曲，很是難走。諒來必是人跡不到之處，但放寬心，將來保你決無意外。」刁氏道：「如此還好。但我聽你口音，很象臨安人的說話。不知姓甚名誰，現居何處？」子飛道：「我正是臨安人氏。臨安離此不甚多遠，燕子飛的名兒那個不知。」刁氏聽罷，大驚道：「聞得臨安有個飛賊叫燕子飛，就是你麼？」子飛因他破口說出「飛賊」二字，心上有些不快，惡狠狠的答道：「是便怎樣？」刁氏被他一逼，一時說不出話。子飛疑心其中有故，急忙拔劍在手，連聲的道：「你快些說，是燕子飛你便怎樣？」刁氏見這般光景，更嚇得一句話也沒有，但把雙手亂搖，叫他收了劍兒，有話再講。子飛卻誤認做事不諧了，又見他兩隻雪白的手上戴著一副焦黃的金釧，一霎時，竟把那貪花好色的興頭，化了個殺人劫物的惡念，將劍往下一落。正是：

攀花未試登徒手，見物偏萌盜跖心。

畢竟不知一劍落下，刁氏的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